

不要再當自以為是的大人

—專訪繪本書屋店長川井深一—

文：胡迪



川井深一是一位來自台灣地區的詩人，她在澳門居住多年，在學校做過教師。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數年前的一次詩歌朗誦會，她的詩作中充滿瑰麗壓抑的語句，讀詩的時候氣氛比較沉溺。現在她搖身一變，就成了澳門一家繪本書屋的店長了，店裏擺滿充滿陽光氣息的繪本。在這個氛圍裏，她似乎也變得開朗了許多。今期“文創天地”採訪這位繪本書屋的店長，為大家介紹她在澳門開書屋的心路歷程。

澳門地少人多，如何利用空間成為全民關注的問題。深一剛為人母時，常常和年輕媽媽交流孩童閱讀和遊憩空間的重要，看著原本仍是閑置的空間，就想結合閱讀和遊憩兩方面，開一家繪本書屋。她覺得：“繪本是溝通不同世代的好媒介，

大人關心的事情，孩子也能參與其中。這有點像是最初的人類，用故事為下一代尋求生存的方式。”

開書屋是許多文青夢寐以求的事情。但它畢竟也是一盤生意，當中的酸甜苦辣，也只有開書屋的人才知道。書屋剛剛建立的時候，她自覺畢竟自己不是生意人，更不習慣從買書人到賣書人的角色轉換。她還告訴我，有時候讀者拿書給她付款的時候，她反而付錢給對方，變成“賣書送錢”。說到這裡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對於困難，她並沒有多說，反而分享了一個使她快樂的小故事，因為她從中看到澳門小城裡家長一起負擔共養共育孩童的心：



書店有時候會辦不同的活動，在澳門海港歷史文化協會舉辦“澳門海洋文化節”的時候，和“綠色未來”的哥哥姐姐們一起在下環街市走讀《魚市場》、《出發吧，海洋號》，想和孩子們藉由觀察澳門漁穫來讀到海洋資源情況，當時正值“天鴿”災後，下環一帶街坊正忙著曬出家裡珍寶及衣物書籍。那天我早了點到，看到幾家魚檔沒開市，心想糟了，不知魚販們會不會認為孩子們阻礙營業而關門。沒想到恰恰相反，孩子在市場裡得到非常善意的接待，魚販們向孩子們介紹各種魚穫的名稱、買賣的倫理、船隻上下貨的時間，當天，大家都喜出望外。

有時候，書店裡面有爸爸媽媽為自己的孩子讀書，其他孩子便自動靠近聽，聽到投入時還會靠在他們身上說再讀再讀。待人自私刻薄很容易，但待人友善不是更簡單嗎？小房子書舖的王怡鳳到訪澳門時，分享到“身邊都是好大人，小孩子怎會變壞呢！”，如果整個社會都願意一起共養、共育，疼愛他人的孩子，就能解除許多憂慮。

以前在網上讀過幾篇關於這間繪本書屋的報導，看到照片中許多父母和子女其樂融融地一起讀繪本，覺得很羨慕也很感動。現在似乎這樣的親子時間越來越少了，家長忙於工作，小朋友忙於學習。繪本似乎成為了今時今日家長和子女之間的紐帶，拉近了親子關係，因為“繪本內容，就有不少溝通不同世代的部分：《阿茲海



默先生》裡那位住在阿公身體裡的‘人’是誰？我該怎麼重新認識親人？《阿婆的燈籠樹》養育上一代人的曬柿餅工藝；《我家在這裡》中的‘我’怎麼和父母、土地共同組成我的家…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尋書方式。”



有許多家長往往讓孩子自己去選自己喜歡的書，但是對此深一有不同的看法：“我建議想藉由繪本拉近親子關係的父母們，選書的方式就是選‘大人喜歡的書’、‘大人想讀的書’，大人看到的美麗圖像、大人正在讀的故事、讀書的狀態、朗讀的聲音……都影響著親子關係，這些細節就構成了人與人之間的橋樑。父母每天抽出時間與孩子閱讀，也是整理自己的時刻，不要再想著掏出什麼、給予孩子什麼，反而自我整理情緒、生活，調整看世界的視角，看到孩子、看到‘人’，閱讀本身就是一種放鬆。”

現在澳門的繪本閱讀文化還未非常成熟，因此推廣繪本閱讀也成為經營書屋的一部分，深一更視之為作為獨立書屋自我期許與

要求的一項責任。深一除了在選書方面會配合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外，還策劃了許多以大人為主的讀書會，孩子自然也融入其中。除此之外，書屋藉助各種各樣的活動，把閱讀空間移到海灘山林和社區街巷：“在不固定的空間裡閱讀，就將繪本延伸到街區，讀《小房子》看到望德堂區百年前重建時遺留了兩棟方位與其他建築物不同的‘小房子’。就如之前提到的以‘魚市場’為主題的走讀，需要與關注環境生態的青年一起進行，更需要家長、城規師、農夫、劇場工作者等一起來幫忙，自己也獲益良多。”

書屋的書櫃上擺滿了林林種種的繪本，主要是香港和台灣地區的繁體版書籍，也有一大櫃子澳門本地出版的繪本。她認為真正有繪本創作意識的作品應該是馮肖影、李銳俊的《蛋茶阿伯》，這是個有溫度的街區故事，馮肖影的創作意念也比較強，他正在進行的《天棚有菜》也會陸續出版。有許多原創繪本和澳門社會現象都有密切的關係，她認為繪本能讓大家更接近本地正在發生的事情、我們正遭遇的問題、應該參與的議題。出版的自由空間越大，



創作者的意念越強，這些東西才有可能被孩子們看到，例如，希望之源協會出版的《媽祖妮和小老鼠》談到了孩子的收容所，它的故事原型在澳門新聞裡時常發生，移工棄下自己的孩子後離去，與輿論不同的是，在繪本裡我們能讀到生命的溫度，不是刻薄指責。繪本是讓孩子們看到‘他人’的重要媒介，不能只是公共部門來做。

說起繪本和教育的關係，她覺得繪本中的教育是很自然的，有潛移默化的效果。深一說著說著就流露出詩人天生的感性：“閱讀有點像是視覺和聽覺的擁抱，因為孩童認識世界的方式，最初不是從文字，而是圖像。繪本‘用圖像說話’的創作方式，剛好讓大人更理解了孩童的思維，在閱讀的過程中，它又能讓孩子理解大人的詞彙與情緒，那就是屬於你們獨一無二的世界，誰也不能取代，誰也不能剝奪。學校的情況也是，老師無法用身體去擁抱到每一個學生(雖然我做過)，但圖像和文本可以。”



每個人接收知識的方式不一樣，讀繪本的方式也不一樣，但是它總是可以幫助人和外界進行溝通。深一介紹說：“知識性的繪本，它不會以分科的方式存在，人類的知識是一個巨大的整體，分科專業的學習方式正在切斷這個整體，繪本融合了不同領域的有趣知識，當你在學地理的時候，生物、人類學、環境資源、城市規劃、哲學思辨都在繪本裡頭，互相補足。所以繪本絕對不是只有幼兒才需要的。”

最後我問深一在開繪本書屋這段時間，她自己學到了什麼。她說：“小孩子知道的東西很多，我知道的很少呀。不要再當自以為是的大人了啦！”她快樂的回答使沉鬱的詩人形象更加模糊了，但是，我不由得為她感到高興。